

贺宜评传

贺宜

中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

希冀出版社

著

目 录

第一章 故乡亭林 (1915——1924)

- 一 “克星”下凡..... (1)
- 二 再不虔信神灵..... (5)
- 三 第一次听故事..... (9)
- 四 挨揍的小侠客..... (13)
- 五 用文字倾吐怨恨..... (16)

第二章 流浪上海 (1925——1936)

- 一 初次跳出樊笼..... (20)
- 二 结识了文学青年..... (22)
- 三 周建人先生的指点..... (25)
- 四 编辑《生生月刊》..... (28)
- 五 童话集《小草》出版..... (32)

第三章 抗战烽火 (1937——1945)

- 一 家乡沦陷..... (42)
- 二 创作小说《野小鬼》..... (46)
- 三 用童话宣传抗战..... (56)

四 在江西泰和	(66)
五 从赣州到广昌	(73)
第四章 重返上海 (1946——1948)	
一 投入火热斗争	(83)
二 中国少年剧团团长	(88)
三 主编《童话连丛》	(93)
四 创作上的新尝试	(100)
五 进入解放区	(110)
第五章 十七年间 (1949——1966)	
一 《新少年报》负责人	(115)
二 到北京工作	(119)
三 心中充满了诗情	(122)
四 为诗坛增添活跃	(128)
五 对新童话的大胆实践	(136)
六 开始专业写作	(142)
七 重点转向理论研究	(152)
八 卓有影响的理论贡献	(160)
九 访问刘文学的家乡	(173)
十 回上海定居	(180)
第六章 十年浩劫 (1966——1976)	
一 当一名普通编辑	(187)
二 二去大庆	(192)
第七章 人间晚晴 (1977——1987)	
一 写“铁人”的成长	(198)
二 重新拿起童话武器	(203)

三 绚丽多彩的童话世界.....	(207)
四 病中撰写随笔.....	(217)
五 关爱幼小者.....	(227)
六 闪射着神异的光彩.....	(235)
后 记	(240)
贺宜年表	(243)

第一章

故乡亭林

(1915——1924)

一 “克星”下凡

在长江三角洲的江南平原上，亭林镇算不上什么显眼的地方，它地处黄浦江以南，由于离松江城 36 华里，所以原先属于江苏省松江县管辖，解放后行政区调整，它就划归上海市金山县。

然而，亭林却有着悠久历史。在 20 世纪中叶，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亭林古文化遗址，从地下出土的丰富的良渚文化时期的文物可以看出，早在距今四五千年之前，亭林到处是湖泊沼泽，草木丛生，走兽繁多。勤劳的先民们，已在这里使用石斧、石刀、石磬、石铲、石镰、石犁等进行耕种狩猎，用圆扁形的陶纺轮进行纺织，他们在这里过着稳定的男耕女织的定居生活。

岁月悠悠，人世沧桑，亭林这片土地经历了漫长的嬗变；到 20 世纪初，已演化成为一座中等城镇：它建有东西南北四条街道，每条街道又被市河分隔成左右两岸，唤作“上塘”和“下塘”，具有典型的江南水乡风情；镇上住有好几百户人家，因水陆交通便利，经济

文化也发达,当时被称为松江大镇。

1915年1月9日,贺宜就出生在亭林北街下塘的一户朱姓人家。

这是一家“书香门第”。主人朱吉裳,娶妻钟氏,生有一子,取名一声。但是,该子尚在童年时,这位主人就因病去世了。幸好钟氏夫人十分能干,持家课子,苦守家业。待儿子刚刚成年,马上为他在本镇娶了施家的女儿施端漪成亲,第二年就生了一个女孩,取名朱时英。再一年,又生了一个男孩,取名朱家振,这就是后来的贺宜。

这个小男孩的降生,最高兴的是做祖母的钟氏。丈夫早逝,家道究竟不如以前。儿子朱一声,性格懦弱,只是闲着看书,也不会有更大的出息。现在有了孙子,朱家的重新振兴,也许就在这娃娃身上,所以取名“家振”,存此厚望。至于朱一声夫妇,当然也十分高兴,他俩都是20岁的年轻人,有了女儿,又添了儿子,一男一女,这是大吉大利的事呢。

满脸笑容的钟氏,一面吩咐儿子在客堂上供起香烛,一面张罗着要为孙儿举办隆重的“汤饼宴”。到了三朝,亲友盈门,前来祝贺,屋内摆起了无数桌酒席,笑语欢声,洋溢着浓郁的洋洋喜气。

隔了几天,当一切平静下来之后,这位钟氏夫人忽然想起,应该为小孙子算算八字,看看他今后有怎样的命运。于是派人从镇上请来了当地最有名的算命先生。

这是一个年老的瞎子,仆人把他搀进钟氏的卧房内坐下,就退了出去,房里只有钟氏和儿子朱一声在。为未来的小主人算命,好像很带有一点保密性和神秘性似的。

算命先生听了朱一声所报的孩子的生辰八字,就掐起指头,嘴里念念有词地算了起来。公历1915年1月9日,农历是甲寅年十一月二十四,尚属虎年。瞎子说:龙从云,虎从风,虎跃龙腾,前途无

量。但是，当他得知孩子的父母都是 1895 年即乙未年生，生肖属羊，而祖母钟氏又长他们两纪，是 1871 年即辛未年生，也属羊时，他说：“小少爷生辰不吉，你们一家三人属羊，独他属虎，‘虎入群羊’，那是命中要克祖母和父母的，可惜可惜！”

这无异是晴天霹雳，顿时把这母子二人吓得目瞪口呆，刚才还满腔热忱抱有的期望，一下子烟消云散，原先的疼爱长孙长子之心，也立即化为乌有。厌恶和憎恨，幻化成浓厚的阴云，从此重重地压在了这无辜的孩子头上。

首先，钟氏下令，不准媳妇为这“克星”喂奶。原因很简单：怎么能让老虎吃羊妈妈的奶呢？差人到镇上去寻来一位奶妈，就把这个“克星”交给她带。

其次，让奶妈带了这孩子，同其他的女佣住在一起，不准他与父母睡在一室。原因也很简单：虎羊同室，这“克星”于父母更加不利。

年轻的母亲，尽管丢不下自己的儿子，有时奶水涌起，胀得乳房疼痛，但在婆婆的严令之下，加上封建迷信思想作祟，她也只得强抑思儿之情，躲在房里暗暗饮泣。

襁褓中的朱家振对此自然全不知晓，但当他断奶之后，自己渐渐能够行走时，奶妈便被辞退，他就没有专人看管了。白天，他跌跌撞撞地在房间里或院子里走来走去；到吃饭时，那位年老的女佣李婆婆便给他盛来一碗饭，饭上面放一点菜，让他坐在木凳旁自己吃；晚上，他与李婆婆睡在一个小房间里。奶妈走后，他就独自睡一张床了。

在这个家里，他如同佣人们私自抱来的一只小狗，虽然父母双全，上面还有一个年老的祖母，但他与孤儿一般，得不到一点温暖。到了他 4 岁那年，因为母亲又添了第二个男孩，他所受到的憎恶就

更加厉害，简直成为多余的小东西了。

因为没人爱护，年幼的家振体弱多病，面黄肌瘦，没有什么开心的事能够让他露出笑容，于是家里人说他是生就的一副“苦命相”。对他稍不如意，便要没头没脑地痛打。本来就身心痛苦，挨打之后，他的啼哭就更制止不了。这时，老祖母便用缝衣针戳他的嘴，直到他鲜血淋漓，再也不敢哭出声来才罢手。

更为难堪的是，有时因为白天挨打惊吓，半夜就会在熟睡中遗尿于床。到第二天早上，父母知道后，先是一顿恶骂，然后就强迫他头顶被褥，站在太阳里晒干，让他在弟弟和小伙伴们面前出丑。

能让这个“克星”在家里吃闲饭么？祖母又下命令，每天要他帮李婆婆做家务。早上一起去买菜，回来则帮着洗菜、烧火，空闲时还得上街去给爸爸买烟买酒，给母亲和弟弟买点心。五六岁的孩子，如同长工一般，整天劳作不停。

歧视和虐待，像两条毒蛇紧紧地缠绕着这个无力反抗的孩子，他的性格终于慢慢变得孤僻、抑郁。既然没有人与他亲近、信任，他也对任何人都不亲近、不信任。

在孤寂之中，为了忘却愁闷与痛苦，他喜欢寻找机会独处一隅，远离周围的人，远离这冷漠的世界。有时，他会静静地坐在床上，痴痴看着那间阴暗的小房间的四壁，壁上石灰早已脱落，只剩下斑驳的痕迹和雨水渗透的渍印。就是在这些破损零散的形状中，他似乎看到了正在活动的人形和各种奇怪的动物，这些人和动物似乎正在进行着一场战争或是什么活动。有时，他站在庭院中，仰望流动的云彩在碧蓝的天空变幻出种种图形，而夜归的小鸟，急急寻觅栖身的巢穴，那凄凉的景象，竟引起他无限的悲怆；有时，他会久久地俯视着蚂蚁在泥地上搬家，或是凝视着蜗牛在潮湿的砖砾间散步；有时，他甚至在一块苔藓、一张草叶上，清晰地寻找到他所

想像的形象。

人生的苦难，常常会给人意想不到的好处，家振儿时的这种孤独中的习性，居然养成了他日后艺术思维的活跃。在他晚年，当他回忆到这些情景时，不无诧异地道：“这种奇特的爱好，对我后来进行儿童文学创作活动，驰骋艺术想像力，似乎也有些帮助。这实在是我当初所没有想到的。”

二 再不虔信神灵

就在年幼的朱家振经受磨难的时候，有一个人在焦急地为他的遭遇而寝食不安，这人就是他母亲施端漪。

施家在亭林镇上，也是颇有名望的大家族，但施端漪的父母去世甚早，家振从未见过自己的外祖父和外祖母。母亲只有三个异母姐姐和一个同胞姐姐，她们都已早她而嫁，散居各地。这样，她实际上也是孤零零的一人。嫁到朱家之后，持家的婆婆十分凶悍，丈夫在婆婆面前都低声下气，她做媳妇的也只能忍气吞声，有什么事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

婚后一年，她生了个女儿，婆婆的脸色马上就变得难看。第二年生下家振，给婆婆添了个孙子，可是高兴了没有半个月，又被算命先生说是养了个“克星”，克自己不算，还克婆婆克丈夫，她一下子成了罪魁祸首。幸而三年之后，她又为朱家添了第二个孙子，这才稍稍地抬起了头。

她懦弱，但她毕竟还爱着自己亲生的儿子。就在她的家庭地位略有提高的时候，她开始设法为解救家振的苦难而作努力。

亭林虽然被称为松江大镇，在清末民初的时候，那里依然显得闭塞落后，封建迷信的空气格外惊人。不大的镇上，除了天主堂、耶

稣堂以外，光是道观寺庙就有十余处；朱家所在的北街，就有“施相公庙”、“种福庵”和“财神庙”三处。在这种种神道之中，种福庵供奉的观世音菩萨最为当地乡民所敬仰，因为根据佛教说，他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不仅能普渡众生，还有求必应。《法华经》里说他有三十三身，中国寺院里他的塑像多作女相，更显出他的慈悲心怀。亭林镇上的许多人家，都把自己的孩子放在他的名下，拜他为“寄母”，祈求他的保佑。

施端漪自然也想到了观音大士，倘若把家振过继给他，成为他的“寄子”，那末，佛法无边的观世音菩萨，一定会替这“克星”禳解，那份与生俱来的不祥之气，定然会化作一股清烟随风吹散；这孩子可以在“寄母”的保佑下无灾无难，健康成长，家里的这三个属羊的大人也可以消除灾殃，吉祥如意。

然而，并不是任何孩子都可以平白无故就能投寄在观音名下的。首先要打通种福庵的住持尼姑福师太这一关节，和她接近，和她熟稔，然后不时地前往施舍可观的香金，广结善缘，才能慢慢如愿，举行“过房”的仪式。为了这，施端漪花费了不少精力和财力，这样小家振才成为观音大士的“寄子”。每逢庵里举行什么法会，或是逢到观音菩萨的生日，家振就要由家里人陪着去种福庵烧香，虔诚地顶礼膜拜。

家振既然过房给了观音菩萨，那么，再把他看作什么“小讨债鬼”、“小催命鬼”，那就未免对观音大士也有些不敬了。于是终于有人议论：再把家振留在家里当小厮使唤，这不是仍然把他视作“克星”么？族里长辈也出来说话：我们朱家是“书香门第”，家振既是长子，又是长孙，又不是上不起学，怎么可以不去读书，难道让他成为不识字的白丁？鉴于这样一些舆论，钟氏夫人不得不与儿子、媳妇商量，是不是要送家振去上学。

这时候，也还是施端漪主动把这件事承接了下来。她的娘家虽然老人已经去世，但尚有几个本家的孩子请了门馆先生来教书，而且这位先生是亭林最后的两个前清秀才之一的王莲汀，人们提起他都很尊敬，只要给先生送点束脩，让家振去上学是毫不费事的。

一切都顺顺当当，5岁的家振换上了整洁的衣裳，由父亲陪同前往就在附近的施家学塾，正式拜师上学。王莲汀先生尚属中年，虽为秀才，却不冬烘，他接受了辛亥革命后的新风气，对己不修边幅，对人不拘礼节；他课读宽松，对学生从不严责。所以家振进学之后，先是学认方块字，后来随先生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幼学琼林》等蒙学读物。因为多为骈文韵语，便于诵记，倒也增添了许多往昔所没有经历的乐趣。

看来小家振拜到观音大士名下之后，不幸的命运似乎有所改变。其实，菩萨并不能禳解他这“克星”：不到一年，在他虚龄6岁的时候，祖母终于患病医治无效而去世了。也许这位钟氏夫人在临终之前，还在怨叹家里的这个“克星”到底把她“克”倒了。

钟氏咽气以后，全家人就忙乱开了：女眷们在她的病榻边忙着为她沐浴更衣；朱一声则在外间跪着为她送行，并且让家振跪在他的身后，以示“率孙同叩”。少顷，室内的女眷们料理完毕，突然齐声号哭举哀，外间的朱一声也泪流满面，可是小家振却一滴眼泪也没有。祖母活着的时候，从来没有正视过他，而他也从没有大胆地仰视过这位严厉的老祖母。

到大殓那天，按照乡间风俗，逝者盛棺入殓，只要子孙在堂，必须儿子抱头孙子捧脚。朱一声作为儿子，自然抱头，而捧脚的事，则由家振来担当了。这是因为：第一，他是长孙；第二，他的两个弟弟家骥和家昌都还太小，一个3岁，一个才出生不久，自不能当此重任。

祖母的遗体早已停卧在堂屋的供桌后面，入殓时只需抬到桌前棺材放置处予以盛入即可。但就在这不长的距离间，家振双手捧着祖母穿着红绣鞋的两只小脚，双眼平视过去，正巧对着祖母的脸。他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这样平静、这样仔细地端详老祖母的脸。这是一张布满皱纹、很不和善的脸，紧闭的双眼深深地陷在眼窝里面，犹如两个黑洞，似乎随时会从那儿透射出两道凶狠恶毒的青光；两腮上的颧骨高耸着相互对峙，越发显得那紧闭的嘴唇塌陷得出奇。他不禁浑身哆嗦，“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摔下了手里的这一双冰冷的小脚。幸亏两旁还有别的大人在扶持尸体，才没有让她跌落在地。

办完了祖母的丧事，父亲开始当家，母亲的眉头略有舒展，家振也照旧每日去施家学塾读书，遇有佛事依然前往种福庵礼拜。

就在这一年，种福庵住持尼姑福师太，忽然做出了一件震惊整个亭林镇及其四乡的离经叛道大事，从此也就动摇了小家振对观音大士至诚至敬的信念。

起先是这位 30 岁左右的福师太向庵内的尼姑们宣布，她要坚行修禅，排除杂念，决定近日进行“坐关”。接着，又邀集相识的尼众，在庵内做了好多天法事，引来了许多善男信女前来膜拜并施舍香金。而后，她交卸了一切事务，把自己关在禅室里，在蒲团上打坐静修。为了不受干扰，她把室外禅堂通向过道的门上了铁锁，每天只让庵里的役人从小窗口向禅堂里递送一点茶水和素斋。

福师太的这种苦苦修行，引起了不少人的敬仰，也使家振对之关心。在小家振的印象里，这位年轻的当家师姑，为人很是可亲，他每次到庵里烧香拜佛，福师太都一脸慈祥，还常常和蔼地抚摸他的头发，这种亲切的抚慰是他从未经受过的，他甚至想，这位福师太定然是观音大士的亲信，从她身上可以领受到菩萨的慈悲。

然而，有一天突然传来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种福庵送饭的老太早上从小窗口递送茶水时，发现昨天所送的饭菜仍在原处，再三呼喊，也不见回答，急忙向众尼报告，福师太会不会病倒在室内了？等到大家打开铁锁，登堂入室，这才发现人去室空，而在禅堂外的小天井里，有一架竹梯搁在墙上。于是人们断定：福师太带了庵里历年积累的钱财，跟她的情人逃往异乡了！

这一“嬗变”，也给家振带来信仰上的变化。61年之后，他谈到福师太的叛逆行为时说：“我当然无法像现在那样去赞美福师太的反封建、反迷信、追求自由、追求幸福的大胆革命行动，我跟着别人一起嘲骂这个无耻的、不守清规的下流尼姑，特别是我对种福庵的印象顿时改变了，我对观音大士的印象，也大大地蒙上了污迹，他连自己的住持尼姑也管不住。我终于放弃了对观音大士的任何幻想。”^①

三 第一次听故事

家振在外祖父家的家塾里学习将近两年时，亭林镇北街上办起了一个松江第八小学，校长是他的族兄朱耀祖，而且学校就设在他们朱家所共有的大厅景松堂里。到这个学校去上课，真是方便极了，只需要从自己的住处由这间屋穿过那间屋，转上几个弯就到了，下雨天连一滴雨都淋不到。这里的学费又较低廉，比送给学塾里的束脩还便宜。因为这些原因，母亲决定让他转到第八小学读书。

学校新办，学生还很寥寥，全校学生加在一起也只二三十人，

^① 贺宜：《童年杂忆》。

年龄大的有十来岁，小的仅五六岁，程度也高低不等，都挤在一个大厅里上课。教师只有两位，一位是校长兼任，还有一位是家振的族叔朱若时。到了后来，学生渐渐增多，又添了两位来兼课的教师，大家分到大厅和两边的厢房三个教室上课，这才略具规模。

学校自然不同书塾，教的是白话课文，“人手足刀尺，几桌椅，鸟虫鱼，小猫三只四只，白布五匹六匹”等等。这对于读过两年古文的家振来说，新鲜固然新鲜，却也感到过于浅显而至于没劲了。可是，这里究竟不像书塾那样，几个孩子坐在一起，先生整天陪坐在一旁，一举手一投足都受拘束；在这里，有二三十个人，朗读课文时那高亢的声音就极好听，何况还有课间休息，老师坐到教师预备室里去喝茶，眼前没有人来监视，那就格外无拘无束，畅快极了。压抑已久的活泼好动的孩子本性，终于在这里得到舒展。

教大家算术和写字的，是前来兼课的陈先生。这位陈先生口吃得厉害，说话显得非常吃力，一个词要说半天才能说清楚。亭林一带的方言，称口吃为“结巴颏子”，顽皮的孩子在背地里就叫他“陈鸽子”。家振对此很反感，由于他自己在家里所处的不幸地位和幼年时每当夜间尿床后所受到的侮辱，都使他对生活上遭遇不幸的人，或是生理上有残疾困苦的人，具有强烈的同情心。因而家振本能地站在陈先生的一边，从来不叫他“陈鸽子”，更没有像有些同学故意学他讲话结巴以取乐。

有一次上算术课，与家振同桌的同学正巧被提问回答问题，这个调皮的孩子有意结巴了半天才说一句话，引起了哄堂大笑。家振坐在一旁有些生气了，用脚轻轻踢他一下，示意他不要再做这种缺德的举动。可这孩子并不理睬，继续又结巴地说了一句。正当他洋洋得意地坐下来时，气恼不过的家振飞快地把其坐的长凳抽开，这孩子坐一个空，四脚朝天跌在地上。教室里的同学都快意了，立即

又响起了一阵更为响亮的哄堂大笑。

校长朱耀祖在教师预备室里听到这异常的笑声，马上快步赶了过来，一看这个情景，立刻明白是家振抽了凳子害得同学跌倒，于是从讲台上拿起戒尺，直跑过去，叫他伸出手心，一把牢牢抓住搁在课桌的尖角上，狠狠地打了下来。这是家振在学校里第一次受体罚，虽是自己族兄，也照样秉公处置，痛得他又哭又跳，总算挨到第三下才松开了手。

这时，陈先生红了脸走到校长身边，诉说了已经从地上爬起来的同学有意学结巴的过错。校长的火更大了，也照刚才的方法，对这同学狠命地打了五下。这次是轮到这个孩子又哭又跳了，手很快就像馒头一样肿了起来。

这事过后不久，陈先生辞了职，不再来学校。孩子们日渐对他淡忘了，但家振却不时地怀念起这位受辱而不乏自尊的先生。

接替陈先生课程的，是另一位兼课的程先生。这位程先生在讲课上很有艺术性，倘若有时讲课中间，因为内容较为平淡，学生注意力不能集中，这时他就会插上一句：“你们想不想听故事？”学生们马上兴奋起来，齐声高呼：“要！”“要听故事，你们先好好听课，放晚学时我给你们讲。”这一招果然灵验，孩子们一个个坐直了身子，睁大眼睛听课，以等待放晚学后听老师讲故事。

天真的孩子真是一张洁白的纸，那最初印在大脑皮层上的事，哪怕再怎么细微，也会久久不忘。这位程先生第一次给他们讲的故事，明显是即兴所编，也引起了家振莫大的兴趣，隔了六十多年，他还对那次讲故事的情景留有深刻的印象：

放了晚学，大家在厅堂里坐得端端正正的，程先生站在讲台上，刚刚讲了几句，一个叫朱兰青的同班同学急匆匆地提了椅子跑来，插入同学之间坐下。程先生见了没说话，接着讲了下去，说道：

“这小孩子的名字忘记向大家说了，他叫朱兰青。”同学们随即哈哈大笑起来，兰青也尴尬地笑了。程先生继续又讲：“这个叫朱兰青的小学生背着书包，在树林里迷了路，天黑了，就走到一座荒庙里栖身，躲在神龛里面。半夜，来了一群狼，眼睛绿幽幽的。朱兰青吓得把小辫子盘起来，盘在头顶，然后把书包里的砚台扔在带头的老狼头上，又把挂在脖子上的算盘摇得哗哗乱响，把这群狼吓得转身都跑了。第二天早上，朱兰青平平安安地回到了家里。”

这朱兰青是家振的同一曾祖的堂兄，比家振只大几个月，他头上并没有留辫子，大约程先生原拟讲另一个人，因见朱兰青迟到，又是那么匆忙，于是临时改名换姓，好意地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孩子们听得都很满意，兰青也满意地笑了起来。程先生的这一次随意讲述，却让家振从此对故事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一年之后，设在景松堂的第八小学同南街第五小学合并了。从北街到南街，要走一大段路。但第五小学是个正规的小学，校长和教导主任都是有名的省立龙门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其他老师也大多受过师资训练，而且有整齐的校舍，还有操场；每逢星期一早晨，全体师生都集合在礼堂里举行“晨会”，先是高唱“国歌”和“校歌”，接着是校长或教导主任讲话。所有这一切都是原先的第八小学所不能比的。

两所学校合并之后，家振的族兄朱耀祖改任低年级的语文教师；那位族叔朱若时因写得一手好字，转到区公所当文书去了；会讲故事的程先生没有来第五小学任教，不知去了何方，同学们每一谈及，还不胜留恋。

四 挨揍的小侠客

李婆婆的年岁越来越高，腿脚也渐渐不便，所以家振每天从学校回来，得马上帮李婆婆做事，例如上街买东西之类。还有一件事是每日必须完成的，那就是提着两个小木桶，走到屋外河边去提水，然后把水提到厨房倒进水缸。倒满一缸水，来回要走一二十趟；亭林镇上有职业挑水人，每天按时挑水送来，每月费用甚微，但家里却把这桩苦活交给了家振。

在所做的很多家务杂事当中，惟有一件事是他所最为乐意做的，那就是每年夏天帮父亲晒书。父亲藏书不算太多，但也有满满两橱，多为线装书，有的还加着函套。父亲选一个大好的晴天，打开橱门，叫家振帮他把书搬到院子里，一一摊开，晒上半天，待到下午阴凉之后，再重新收好，一叠叠整整齐齐地放回书橱。

家振的任务是搬书、摊书，还有就是坐在旁边守着，以防忽然起风吹乱，或是被别的孩子乱翻。天虽然热，他却乐于从命，因为别人早已躲在屋里纳凉去了，这么多书完全可以由他一个人随意翻看。

有许多书，全是密密麻麻的字，字的旁边还打上一串串圈圈，简直没法看懂；但也有一些书，一翻开来就画有书中人物的图像，还有的在每一回前面画有这一回的故事内容，这些人物和山水屋舍，都画得精细而生动，一下子就把家振吸引住了。

自从在程先生那里听了几次故事，他就产生了要亲自阅读故事书的欲望，现在眼前有这么多故事书，真使他欣喜若狂。烈日之下，他当然无法细细阅读，于是他把这些书先翻一遍，从那些画像里确定哪些书合自己的口味，而后记住它们的书名，等晒书的事完